

秦与西汉刍稿、田租征收方式新证

——以新出简牍为中心

陈星宇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秦汉刍稿与田租征收单位的认定分为“以亩计征”和“以顷计征”两种观点。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出土简牍明确证实了秦田租与刍稿税是按亩征收的,所谓“以顷计征”只是征收的测算标准,具体数额还要按照实际亩数征收。秦田租是按照亩数租率和产量租率结合进行计算的,是一种浮动税制。“税田”只是用于计算田租征收时亩数租率所占的份额,田租最终出自所垦种的“舆田”,并非将“税田”上的农作物征收作为田租。西汉前期税制基本继承秦代,中后期时产量租率采取“较数岁之中以为常”,即以某一区域的平均产量适用于该地区全体农户,其结果也是沿用数年不变的。西汉田租逐渐演变为浮动税制基础上的定额税。

【关键词】田租;刍稿;里耶秦简;以亩计征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2-0061-09

The New Research on Qin and Western Han Land Tax and Chugao (刍稿): Based on The New Unearthed Bamboo Slips

CHEN Xing-yu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views in the academic about the levy units of Chugao and land tax in Qin and Han, which are "levy by Mu (亩)" and "levy by Qing (顷)". Liye (里耶) bamboo slips and Yuelu (岳麓) bamboo slips confirmed that Chugao and land tax of Qin and early era of Western Han is levied by Mu. The so-called "levy by Qing" is only the calculation standard of levy, and the specific amount should be levi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number of Mu. Land tax in Qin is calc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Mu rent rate and output rent rate, which is a floating tax system. The "tax field" is only used to calculate the share of the rent rate per Mu when the land tax is levied, and the land tax ultimately comes from the cultivated land, not the crops on the "tax field" as the land tax.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the tax system basically inherited Qin Dynasty, an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the yield rate adopted "selected the normal number in some years", which is the average output of a certain region to apply to all farmers in the region, the result is also used for several years unchanged. The land tax of western Han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fixed tax on the basis of floating tax system.

Key words: Land Tax; Chugao (刍稿); Liye (里耶) bamboo slips; levy by Mu (亩)

刍稿税与田租的征收方式是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秦汉史研究中争议较大的环节之一,由于长期存在文献不足、对史料解读方法的不同等原因,各专家对此往往有着不同的见解。在

[收稿日期] 2020-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秦汉三国简牍经济史料汇编与研究”(19ZDA196)

[作者简介] 陈星宇(1992-),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

刍稿与田租征收单位方面,就有着“以亩计征”和“以顷计征”两种观点。“以顷计征”的观点由黄今言先生率先提出,在国家授田制下,秦政府假设一户有一顷(百亩)之田,田租自然应按顷征收,即使不足一顷也要按照一顷交纳^①;而西汉则在秦代税制上进行了变通,以实有亩数为基准征收田租^②。臧知非先生认为秦至西汉的刍稿和田租都是“以顷计征”的^③。“以亩计征”者则对此持否定意见,认为不足一顷按照一顷交纳缺乏史实依据,刍稿税和田租都是按照实有亩数交纳的^④。

在田租的征收方式方面,基本可以分为三种说法:定额税说、浮动税说和依照田亩与产量相结合说^⑤。定额税说以韩连琪为代表,无论土地的亩产量多少,都有固定的税额,大约每亩征收三升^⑥。浮动税说、依照田亩与产量相结合说实则大同小异,即根据对粮食亩产量进行评测,依据十五或三十税一的比例,按照土地亩数征收^⑦。杨振红则认为秦汉田租由程租制逐渐演变为分品定额制,最终在曹魏时期确定为亩四升的定额租^⑧。近年来,随着对出土简牍研究的深入,臧知非又提出了在各户的土地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税田,将税田上的全部作物作为田租征收^⑨。于振波也将秦田租评定为分成租^⑩。李恒全先生则通过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文献,考证出秦汉田租有两种征收法,一是按一定比例划出税田面积,税田产量就是田租数;二是在应纳税土地上制定一定的税率,计算出应交纳的田租数^⑪。晋文先生则称田租征收须依据亩数租率和产量租率,并结合二者计算出田租数^⑫。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传世文献与新出简牍结合的方法,对此类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新出简牍反映秦刍稿、田租“以亩计征”的史实

诚如王子今先生所言,“以顷计征”与“以亩计征”这两种学术观点的争议对学术进步是有益的^⑬,但要理清田租与刍稿的征收方式,还须利用新出土的文献,加以正确地解读,方能得出较为可靠的新观点。随着近年来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等简牍的出土,秦刍稿税的征收方式也愈加清晰,新出版的

① 黄今言:《秦代租赋徭役制度研究》,《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② 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0-81页。

③ 臧知非:《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西汉授田制度与田税征收方式新说》,《江海学刊》2003年第3期;《汉代田税“以顷计征”新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汉代田税“以顷计征”的史实及其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④ 李恒全:《也谈西汉田税的征收方式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西汉田税百亩征收说确难成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对战国田税征收方式的一种新解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6期;《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以亩计征的田税征收方式》,《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西汉田税“以顷计征”说缺乏史实根据》,《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李恒全:《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3-130页。

⑤ 李恒全:《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92-193页。

⑥ 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⑦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80-81页。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7-358页。

⑧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9-140页。

⑨ 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租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⑩ 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⑪ 李恒全:《从新出简牍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⑫ 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⑬ 王子今:《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载《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181页。

《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某“刍稿志”条对迁陵县都乡两处土地的田亩数和刍稿税有着明确的记载,有助于彻底解决刍稿税是按亩征收还是按顷征收的争论^①。9-543+9-570+9-835简文具体内容如下:

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一顷卅一亩,钱八十五。

都乡黔首田貳春界中者,二顷卅七亩,钱百卅九。^②

由该段材料可知属于都乡人所种的农田有1.41顷(141亩)在启陵乡的界内,征刍稿税85钱;另有2.47顷(247亩)的农田在貳春乡界内耕种,征刍稿税149钱。而刍稿的折钱方式在岳麓书院藏秦简《数》中的算题中亦有体现,“刍一石十六钱,稿一石六钱,今刍稿各一升,为钱几可(何)(73/0973)”,“稿石六钱,一升得百分钱六,刍石十六钱,一升得百分钱十六(75/1839)”^③,刍、稿每石各折16钱、6钱征收;另依照睡虎地秦简《秦律·田律》“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④的原则,可以算得一顷土地的刍为 $16 \times 3 = 48$ 钱、稿 $6 \times 2 = 12$ 钱,合每顷刍稿税为60钱^⑤。

若按照每顷60钱的标准,启陵界中的土地该缴纳的数额为 $60 \times 1.41 = 84.6$ 钱,貳春界中土地该缴纳 $60 \times 2.47 = 148.2$ 钱^⑥,与里耶秦简所载钱数仅有不到一钱的细微误差,可能是田亩面积的零头未计入简文,可见都乡的刍稿税正是按照实有亩数征收的。若按臧知非先生所言,不足一顷也须交纳一顷的数额^⑦,则“都乡黔首田启陵界中”、“都乡黔首田貳春界中者”的土地应该分别按照二顷、三顷征收,当为120钱、180钱,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此外,里耶秦简还有“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⑧的记载,钱数1134不是60的倍数,明显也不是依照整顷数征收的。里耶秦简此段记载说明了秦刍稿税确实是“以亩计征”的,“顷入刍三石、稿二石”仅为征收的测算单位,具体数额还要依据实有亩数征收。

西汉的刍稿税征收内容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

入顷刍稿,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稿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稿,县各度一岁所用刍稿,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稿。刍一石当十五钱,稿一石当五钱。(241)刍稿节贵于律,以入刍稿时平贾(价)入钱。(242)^⑨

可以看出汉代刍稿税是在承袭秦代税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通,都是货币化的赋税,上郡因“地恶”,仅收二石,其他地区和秦一样,收刍三石、稿二石,但折钱的价格低于秦的每顷60钱,只收55钱。顷入55钱也是征收的测算标准,实际数额依亩数而定。但有一点与《秦律·田律》有很大的不同,“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未出现在《二年律令·田律》,就是说秦的刍稿税是按照授田之数来征收的,无论所授土地是否垦种,都要交纳刍稿税。西汉的刍稿税是根据实际垦种的土地来征收的,未垦种部分就无须征

① 晋文:《2017—2018年秦汉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

②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2页。

③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一叁·释文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⑤ 此处刍稿税的征收方式,是根据洞庭郡迁陵县的《里耶秦简》以及岳麓秦简《数》、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相映证的,后二者都是通行全国的律令和算题,因此“以亩计征”的刍稿税并非是迁陵县都乡人在启陵、貳春乡垦田的独特现象,而是推行到了全国。

⑥ 笔者撰文过程中发现晋文先生新出成果亦在研究此类问题,其计算每亩刍稿钱方法为 $85 \div 141 \approx 0.6$ 钱, $149 \div 247 \approx 0.6$ 钱,即每亩地征收刍稿0.6钱,每顷即为60钱。参阅晋文:《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中州学刊》2020年第1期。

⑦ 臧知非:《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⑧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96页。

⑨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汉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收,在这种税制下,自然也是“以亩计征”的。

关于田租的征收,里耶秦简8-1519亦有详细记载:

迁陵卅五年粮(垦)田與五十二顷九十五亩,税田四顷□□

户百五十二,租六百七十七石。(率)之,亩一石五;

户婴四石四斗五升,奇不(率)六斗。

启田九顷十亩,租九十七石六斗。

都田十七顷五十一亩,租二百卅一石。

貳田廿六顷卅四亩,租三百卅九石三。

凡田七十顷卅二亩。租凡九百一十。

六百七十七石。^①

依据洞庭郡田租“十二税一”的征收原则,简文所缺失部分被释读为“税田四顷卅二”^②,则迁陵县当年总体上亩产量为1.53石,若按照不足一顷也须缴纳的数额,即须缴纳税田为500顷的田租,即765石,也与实际征收的677石相差甚远。当亩产量为1.53石,税率为“十二税一”时,一顷土地的田租则为12.75石。即使按照亩产量最低的启陵乡1.29石($97.6 \div 910 \times 12 \approx 1.29$ 石)计算,一顷土地的田租也达到了10.75石。若是“以顷计征”,每户田租至少须缴纳10.75石,然而却有“户婴四石四斗五升”的情况,即某户缴纳了4.45石的田租,显然该户的田租是以实际亩数来计算的。此外,里耶秦简中还有多次出现低于此数的田租税额:

凡入五石三斗半(9-466)

□六斗半(9-466背)^③

□□入米一石一斗半斗(9-443)^④

麦租四石卅一斗二升半升(9-1039+9-2160)^⑤

虽然《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所载的田租多是秦二世元年的资料^⑥,但与秦始皇三十五年相去不远,粮食亩产量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这三处的田租征收额却远低于三十五年启陵乡的一顷租数10.75石,唯一的解释就是这几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均不足一顷。迁陵县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户数为152户,垦田5295亩,平均每户仅34.8亩。秦二世元年都乡“田刍稿钱千一百卅四”,根据每顷60钱的标准,可以算得当年都乡的垦田数为1890亩,仅仅比秦始皇三十五年的1751亩多出7.9%,因此从秦二世元年迁陵全县总体上看,每户平均土地也难以达到一顷,由此可见,这三处简文中的田租是按照实际亩数征收的。

总而言之,秦的刍稿税的具体征收方式为每顷土地征收刍三石、稿二石,折60钱,西汉刍稿税基本承袭秦,每顷折钱略有下降,为55钱(上郡地恶,刍仅收二石,每顷只有40钱),当然这只是测算标准而已,具体是按照实有亩数征收的。田租征收单位与刍稿相同,也按照实有亩数征收。里耶秦简、张家山

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5-346页。

② 秦田租税率普遍为“十税一”,而里耶秦简所见洞庭郡迁陵县则为8.52%,低于十分之一的标准,约为十二税一,与北大秦简所见税率相当。晋文先生认为洞庭郡是秦的“新地”,故采取“十二税一”的低税率。参阅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7页。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33页。

④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228页。

⑤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245页。

⑥ 两处记载田租的史料同条或相近简文载有“元年”字样。参阅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6,228-229页。

汉简所见刍稿、田租都是“以亩计征”的。

二、《盐铁论·未通》语“以顷亩出税”即为按实有亩数征收田租

臧知非先生坚持认为秦与西汉田租都是“以顷计征”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盐铁论·未通》文学之语“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盐铁论·未通》记载了一段文学与御史大夫的对话: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种,什而藉一,义先公而后己,臣民之职也。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墮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故其理也……”

文学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谨而必求足。加之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①

臧先生认为“顷亩”就是一顷之地(百亩),还将之与《后汉书·南蛮传》文“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中的“顷田”作对比,称“顷田”是一顷之田,与“以顷亩出税”的“顷亩”同义^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顷即百亩,“顷田”解释为一百亩的田自然没有任何疑问,但“顷亩”为两个量词连用,属并列结构,有学者认为这是借代用法,指土地^③。若从语法来看,两个量词的并列结构,当作当计量单位的多少来解释,“顷亩”即土地面积的大小。与之类似的是斤两、尺寸、升斗等,作为计量的多少来使用,行文中都有不少例子:

《淮南子·人间训》:“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④

《敦煌变文集》:“拈须弥山,即知斤两,斫四海变成乾坑。”^⑤

《汉书·梅福传》:“秩以升斗之录,赐以一束之荣。”^⑥

《三国志·常林传》:“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⑦

《史记·淮阴侯列传》:“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⑧

同理,“顷亩”在古文中也多次出现,除了《淮南子·精神训》“凤凰不能兴之俚,而况斥鷃乎?”该句下的注“斥泽之鷃雀,飞不出顷亩”^⑨中的“顷亩”可解释为百亩外,其余地方都可解释为实际面积。如“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⑩,意为下诏书令州郡检查核对垦田面积的大小和户口人数、年龄;“有能垦起荒田,不问顷亩多少,依旧免税”^⑪,有能够开垦荒芜的田地,不管开垦土地的面积多少,都依旧免税;《淮南子·泰族训》“故九州不可顷亩也,八极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⑫,由后

①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191页。

② 臧知非:《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26页。

③ 张金光:《秦自商鞅变法后的租赋徭役制度》,《文史哲》1983年第1期。李恒全:《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

④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06页。

⑤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77页。

⑥ 《汉书》卷67《梅福传》,中华书局,1956,第2920页。

⑦ 《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659页。

⑧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56年,第2623页。

⑨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537页。

⑩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66页。

⑪ 《陈书》卷5《宣帝本纪》,第79页。

⑫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第1378页。

文的“丈尺”“斗斛”可知“九州不可顷亩也”意为九州的面积之广大不可用顷、亩来衡量。不难发现,除了《淮南子·精神训》注中的带有文学修饰性的语句中“顷亩”表示百亩外,在其他涉及土地面积的史料中,“顷亩”一词都没有百亩的意思,因而《盐铁论·未通》文学语“以顷亩出税”当理解为以土地的面积交纳田税(租),即按照实有亩数征收,而非按顷征收。里耶秦简所见田租是以亩计征的,上文已述,西汉的田租征收也情况相同。因此西汉的田租征收方式基本继承了秦代,是“以亩计征”的。

在田租数额的制定方面,韩连琪曾言西汉征收的是定额租,大约每亩征三斗^①。但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田租征收的算题却否定了这一观点。岳麓秦简有“舆田”和“税田”的概念,“舆田”为所登记的垦种土地。至于税田,臧知非先生称税田为舆田中划出的应纳税之田^②,即秦的租率为“十税一”,在此原则下从舆田中划出十分之一的比例作为税田,税田上所获的庄稼全部作为田租交纳。于振波先生亦有类似言论,称税田获得的粮食全部上缴,这种田租属于分成租。而晋文先生却认为税田只是计算亩数租率的测算标准,即通过亩数租率“十税一”或“十二税一”计算出的舆田中应纳税的部分,然后官府须通过庄稼的生长情况来评定产量租率,即“取程”,得出“几步一斗”的产量租率,然后通过税田的面积和产量租率计算出田租的税额^③。产量租率在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田租算题内多有所见,一般为“三步一斗”“五步一斗”“八步一斗”“十步一斗”等。北大秦简也记载了多种税率,税率最高为“三步一斗”,最低为“廿四步一斗”^④。顾名思义,“几步一斗”意为相应的土地面积(步数)上产粮量为一斗,是算得一斗田租的步数,倘若以某土地的面积除以产量租率“几步一斗”,便可计算一亩土地的粮食产量。例如岳麓秦简《数》算题:

租误券。田若多少,藉令田十亩,税田二百卅步,三步一斗,租八石……(1/0939)

禾舆田十一亩,税二百六十四步,五步半步一斗,租四石八斗……(40/1645)^⑤

显然,这两道算题不仅证明了秦田租是“以亩计征”的,也展示了田租征收的计算法则^⑥。第一道算题“藉令田十亩,税田二百卅步”就是根据亩数租率“十税一”把十亩的土地的十分之一划为税田,为240步(一亩),产量租率就是“三步一斗”, $240 \div 3 = 80$ 斗,即8石,这就是该土地的田租。第二道算题计算方法一样,十一亩土地划出十分之一,即264步(1.1亩)的税田,产量租率“五步半步一斗”是产量租率,税田产量为 $264 \div 5.5 = 48$ 斗,田租则为4.8石。岳麓秦简《数》是秦基层官吏的教学用书,算题基本上就是田租的测定方法,而这种测定方法明显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按照亩数租率确定税田面积,第二通过取程测定产量租率,第三计算田租数。因此秦田租征收的公式可以表达为田租数=税田亩数 \times 240 \div 产量租率,而税田亩数是根据“十税一”(迁陵县为“十二税一”)比例划出的。

关于税田是具体存在的,还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测算标准,目前尚有争议。于振波先生认为税田是具体划出的部分,田租征收时把税田上的收获全部上缴即可,但对缴纳田租的具体程序未能理清,称税田“在每年收获之前由田部官吏临时划出,或有其他防范措施,目前还不清楚”^⑦,也未说明税田上的农作物是农户自行交纳,还是官府派人到各户税田里征收割田租。实际上,由于基层官吏的数量远远小于治下的民众,这两种方法都不具备可行性。据里耶秦简《迁陵吏志》记载:

① 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文史哲》1956年第7期。

② 臧知非:《说“税田”:秦汉田租征收方式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晋文:《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④ 韩巍:《北大秦简中的数学文献》,《文物》2012年第6期。

⑤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释文修订本),第83,88页。

⑥ 李恒全先生对“几步一斗”解释为田租征收面积精确到了步,明显不是不足一顷也按照一顷征收,是“以亩计征”的证据。李恒全:《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

⑦ 于振波:《秦简所见田租的征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迁陵吏志：吏员百三人。令史廿八人，【其十】人繇(徭)使，【今见】十八人。官嗇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繇(徭)使，今见五人。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繇(徭)使，今见廿四人。牢监一人。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凡见吏五十一人。(9-633)^①

迁陵县实际的官吏数量仅有51人，而据晋文先生估计，在秦始皇三十五年该县的户口可能达到了2000户^②，而考虑到迁陵县人口较少，且在秦汉时期属于吏员编制过多的县^③。另参考西汉末年的东海郡，据尹湾汉简《集簿》记载，县以下设“令七人，长十五人，相十八人，丞卅四人，尉卅三人，有秩卅人，斗食五百一人，佐使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凡千八百卅人”，再加上郡所属的“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④，郡内可动用的人力为4812人，而该郡当年光是所种的宿麦面积就超过了10.7万顷^⑤，若官府派人到各户的税田中征收，按照汉代三十税一原则，则平均每人至少要收割74亩的税田，工作量和人力成本过高，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⑥作为田部吏的赵奢前往平原君赵胜家中收租，平原君家是不肯出租，而非阻止赵奢进入税田收割农作物，这也可证明田租并非官府派人去税田中收取的。若让各民户自行上缴税田上的农作物，官府又无力对各户所属税田上的农作物生长情况做到实时监控，则对偷税漏税等经济类犯罪难以预防。此外，如果税田真是现实中划出的，那么官府只要直接把税田产物全部征收即可，大量算题中的“几步一斗”的取程将显得多此一举。

同时考虑到在原先井田制下“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公田十亩”^⑦的状态，每户有百亩私田作为自己的收入，而公田上的作物则作为地租上缴，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⑧，对秦的税制作了重大改革，废除了井田制。若按照税田上的作物全部上缴的说法，那么商鞅变法后的税田与井田制下的公田除了税率略有差异外，其他方面并无二致，这是难以解释的。因此将“税田”解释为亩数租率所占的比例更为合理，只是一种虚拟的计算标准，而不是作为现实存在的。到收租之时，由田部吏等基层官吏只需通过上述法则计算出应每户缴纳的田租数额，然后令其如数交租即可，若出现类似平原君家的抗租行为，则可以依律治罪。在这样的税收程序中，至于所交的田租究竟产自田中哪一区域，则并不十分重要，所以不存在“舆田”中专门划定的“税田”。

综上所述，“以顷亩出税”的意思是按实有亩数征收田租，岳麓秦简《数》、张家山汉简《算数书》中的算题也证明了此点，而田租征收方式是按照产量租率和亩数租率进行计算的，亩数租率算出“税田”在“舆田”所占比(十税一、十二税一等)，产量租率由“取程”得出，即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测定产量“几步一斗”，最终的计算结果为田租数=税田亩数×240÷产量租率，田租全部出自“舆田”，如数交给田部吏等官吏即可，而非征收专门划出的“税田”上的作物。

①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第167-168页。

② 晋文：《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张梦晗：《“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张梦晗：《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4页。

④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77页。

⑤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第78页。

⑥ 《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6年，第2444页。

⑦ 《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56年，第1119页。

⑧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2页。

三、西汉中期后的田租是浮动税制基础上的定额税

关于田租征收的是定额租制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盐铁论》文学语“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无论丰收或歉收,都要收取一定量的租额。然而《孟子·滕文公上》却也有一段类似的话: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善于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①

不难发现,孟子所引的龙子语多有和《盐铁论》文学语类似之处,《孟子正义》疏曰:“《盐铁论·未通篇》云‘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即本之《孟子》。”^②孟子所生活的时代是战国中期,当时井田制早已崩溃,各国也纷纷变法,改革税制。《汉书·食货志》就记录了李悝关于魏国税制的描述:“今一夫挟五口,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③很明显,李悝变法在魏国实现“十一税”,与日后秦田租税制相同,可能是商鞅变法税制改革的渊源。在此制度下,造成了“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④的局面,这正是孟子作为儒家代表所反对的“苛政”,李恒全先生称“这显然是从两种税制特征上来比较的。孟子借龙子之口反对的‘贡’,实际就是西周井田制破坏后,各国普遍实行‘履亩而税’即按田亩征收田税”^⑤。所以孟子这段话是在借古讽今,与其说“贡”是夏的税制,不如解释为战国中期税制的反映。

在战国时代,虽然《汉书·食货志》李悝语以及各类简牍文献反映了田租是按率(亩数租率和产量租率)征收的,但如上文所述,确定产量租率的过程称作“取程”,确定土地产量“几步一斗”。在商鞅变法时期,“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⑥,显然这种措施需要对各户耕地进行评估,“取程”得出其产量,算得应交纳的田租数。但是这种措施成本太高,操作起来非常不便,不仅给基层官吏安排了繁重的工作量,也对官吏素质有较高的要求,但却有利于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这对于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而言,或许可以凭借着强大的国家意志得以实现,而其他社会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国家却未必能做到;或者说每年对每户土地进行“取程”可能只是商鞅变法等战时体制下才有的措施,而当天下一统,承平日久之后就不再频繁进行,取而代之的是数年才“取程”一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是一句关键的信息,即选取几年中的平均产量作为标准进行征收,而不是每年对每户土地测定产量。这样的好处是“手续比较简单,便于国家编制田租征收,可以省去许多审核、计算手续”^⑦。这种情况下“取程”的结果是某一区域的平均产量,并用于该区域的全体农户,结果也将数年不变。魏国等国家或许就是采取这类措施征收田租的。这虽名义上还在实行浮动税制,实际却与定额租更接近,披着浮动税制的外衣而已。

杨振红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关于程租制的简牍资料多发现于西汉前期的秦楚地区,而关东地区和西汉中期以后却不见记载,认为程租制逐渐被分品定额租制取代^⑧。从《盐铁论·未通》“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这段文学性的话来看,西汉中期开始每年每户进行“取程”已不再像商鞅变法

①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359-364页。

② [清]焦循撰:《孟子正义》,第365页。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56年,第1125页。

④ 《汉书》卷24《食货志上》,第1125页。

⑤ 李恒全:《战国秦汉经济问题考论》,第116页。

⑥ 《史记》卷68《商君列传》,第2230页。

⑦ 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第82页。

⑧ 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第137页。

的秦国和西汉前期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所反映的那样成为常态,又开始出现了“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情况,因而原先孟子所述的话会被西汉的文学们再次复述,这是基于当时税制的具体情况而言的。虽有韩连琪、杨振红将这种税制称作定额租或分品定额租制,但也不是非常准确的,毕竟终西汉一世田租征收还是要依据产量,“取程”结果虽数年不变,但也没有就此废除,当“数岁之中”的产量租率与该地区严重不符时,也会重新测算产量。比如王莽统治时期“翼平连率田况奏郡县訾民不实,莽复三十税一”^①,一个“复”字就说明了当官方所登记的具体情况与实际严重不符时,必须重新测算亩数和亩产量,然后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原则征收田租,这显然不是正式的定额税。

有史料表明,东汉大部分时期内定额租税依然没有正式确立。光武帝曾下诏:“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颜师古注:“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税一,今依景帝。故云旧制。”^②可见直到东汉前期,田租征收延续了西汉景帝年间制定的三十税一的旧制。仲长统《昌言·损益篇》亦载“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穡之人,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③,即当亩产量为三斛(石)时,田租征收一斗。仲长统生活年代是东汉末期,田租征收仍带有三十税一的特征。因此西汉中后期的税制不是完全的定额租,也不是完全的浮动税,而是一种浮动税制基础上的定额税,或称之为浮动税制向定额税转化的过渡阶段。直到汉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规定“其收田租亩四升”^④,才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定额税制。

结 语

里耶秦简等出土简牍证明了秦与西汉的刍稿、田租都是按照实有亩数征收的,即“以亩计征”,而非不足一顷也按照一顷征收。秦和西汉的刍稿税区别在于,秦是按照授田之数来征收的,无论所授土地是否垦种,都要交纳刍稿税;西汉则是根据实际垦种的土地来征收的,未垦种部分就无须征收。秦刍稿的征收标准是每顷折钱60钱,西汉为55钱,具体数额依照亩数计算。《盐铁论·未通》所引文学语“以顷亩出税”即为根据实有亩数征收田租。秦田租是结合亩数租率和产量租率进行计算的,先根据亩数租率从“舆田”中划定出一定比例的“税田”,再通过“取程”得出产量租率“几步一斗”,田租数=税田亩数×240÷产量租率。最终所交田租是从全部的“舆田”中生产的,而不是专门划出“税田”,将其上生长农作物作为田租。但因考虑到“取程”的工作量大、成本高,往往采取的是“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的方法,以某一区域的平均产量作为“取程”结果,适用于该地区全体农户,其结果也是沿用数年不变的。每年对每户土地进行“取程”可能只是商鞅变法等战时体制下才有的措施,用以激发生产积极性,以求富国强兵,西汉中后期采取的是“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不再是完全的浮动税,但也不是完全的定额税,因而西汉中后期田租是一种浮动税制基础上的定额税。

(责任编辑:李良木,胡文亮)

①《汉书》卷99《王莽传》,中华书局,1956年,第4156页。

②《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第50页。

③孙启治校注:《昌言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301页。《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656页。

④《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